

刘海宁：我与《拉贝日记》的二十七载情缘



《拉贝日记》主要译者刘海宁

■对话

读品：请您聊聊和《拉贝日记》这本书结缘的经过？

刘海宁：那是在1997年，我还在南京大学工作。当时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决定联合出版单卷本《拉贝日记》。因为当时任务比较急，一个翻译肯定一下子完成不了，所以就由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几位德语老师，联合组成了翻译团队。

就像写书一样，如果好几个人联合写一本书，那么就牵涉到风格的问题、表达习惯的问题。一开始我们也意识到这一点，我们当时一共有六位老师，所以大家按照日记的日期来分工，比如说某位老师负责几号到几号，翻译完以后呢，要有一个翻译做统校，目的，就是要把所有翻译的语言风格统一起来。

读品：拉贝在您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人？

刘海宁：首先我们谈他有爱心吧，如果没有爱心的话，他是不会去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，同时也不会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保护那么多南京的难民。除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几个成员以外，实际上还有一些外国人也留下来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参与到南京难民的保护中去。

还有就是拉贝本身是一个乐观的人，而且这个特点，对他能够度过那一段艰难时光实际上是很有帮助的。拉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，所以他当时回到德国后，做了一些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报告，同时也把贝德士拍摄的照片，在德国柏林的一些公共场所进行了播放。他以为把这种暴行揭示出来，那么德国政府可能会出于同情，向中国人民提供帮助。但是呢，当时的德国不仅把播放的照片给没收了，甚至把他的一些报告也给没收了，因为纳粹党在二战期间正是日本侵略军的盟友。

读品：距离首版翻译已经过去了27年，听说您还在着手《拉贝日记》进一步的工作？

刘海宁：这种和历史相关的书，你永远不可能说达到百分之百的完美，出版社如果再版，我就会不断地帮修订。我们看书，如果看的只是一篇散文，或者是一部普通的文学作品，那么大家看完一带而过就过去了。但是《拉贝日记》不同，它是纪实性作品，它是纪实性作品，这里面天然牵涉到很多真实的历史事件。

所以我想在后续的工作中，进行一个全面的考证。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来，地名的考证、机构的考证、人名的考证、历史事件的考证。现在这项工作，大概做了十分之一吧。而且做下来以后，我愈发觉得有必要把这个工作做下去，如果把这四个方面的考证全部做出来，就应当是对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，非常全面的反映了。

大读家

读书人，写作者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

南京，鼓楼，小粉桥1号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这里是南大教职工宿舍，门前广州路车水马龙，住在此处的老师来来去去。

当时还在外语系工作的刘海宁，曾无数次经过这个地方。

他从未想过，这栋建筑的来历，也不曾听闻，这间旧居原主人的故事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他和同事们接手了一本德语书的翻译工作，书名叫作《拉贝日记》。

“起初，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本书，也不知道拉贝是什么样的人，更不知道那些触目惊心的文字，居然就诞生在每天经过的那幢小楼里面。”

刘海宁说，这本书改变了自己，而其后长达二十七载的情缘，也从这里开始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王子扬/文
施向辉/摄
王光强 袁俊帆 王子轩/视频



扫码看视频

拉贝印象：一个善良乐观天真的人

提起约翰·拉贝，人们会想起一位知名读物的作者，或者面对屠刀临危不惧的义士，而在刘海宁心中，拉贝更像是我们身边的某个人，有血有肉，有真情实感。

拉贝与中国结缘的时间，比多数人想象中要早得多。出生于商贾兴旺的汉堡城，他很早便走出家门，四处经商。26岁那年，他来到了尚处于清末的中国，与这片古老的土地产生了联结。

“这不是一本消遣性的读物，虽然开头部分可能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。”这是《拉贝日记》前言的一句话，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拉贝境遇和心态的变化。日军铁蹄肆虐，他赶回南京，一路上碰到的人和事，都随笔记下。随着所见之物愈发血腥残酷，他的笔调也逐渐沉重起来：

“1937年12月13日，一大清早，当我再次被空袭惊醒时，炸弹又一次冰雹般落下……”

“1937年12月14日，汽车每开100米到200米的距离，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，死亡的都是平民……”

“1937年12月17日，在清理安全区的过程中，我们在一些池塘里发现了许多被枪杀的平民的尸体，大部分是被反绑着双手，其中有些人的脖子上还挂着石头……”

刘海宁认为，拉贝身上最大的特质，是他显示出的良善与爱心。“如果他没有爱心，就不会去做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，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那

么多南京的百姓。事实上，当时还有一些外国人留下了，但他们没有参与到难民保护中去。”

而另一方面，拉贝天性乐观，他会用积极和乐观，对抗眼前的苦难。“拉贝本身就是一个乐观的人，从日记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每当遇到困难、身陷困境，他总是会通过调侃自己放松心情，我觉得这对他度过那段艰难的时光是有帮助的。”

刘海宁还告诉记者，拉贝离开南京后，去了上海、香港，又回到德国，在这期间，他做了一些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报告，播放了贝德士拍摄的当时的影像，希望揭示日本侵略者的暴行。但这些行为也让他得罪了德国纳粹，不仅没收了报告，甚至让他失去了生活来源。

“可以看出，拉贝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，当在自己的国家真正遇到困难时，他实际上也救不了自己。令人唏嘘。”刘海宁说。

“开始我们关在宾馆，还不知道这本书的分量”

与拉贝的传奇相对应的，这部书与中国读者见面的过程，也颇具传奇色彩。

因为拉贝的牢狱之灾和凄凉晚景，他的日记一度湮没于历史中，直至1995年，已故历史学者张纯如准备写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，查阅资料时得知了拉贝的信息。第二年，她联系上拉贝的外孙女莱茵哈特夫人。

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59周年当天，莱茵哈特夫人首次向世界公开了拉贝的日记。“那个时候，我还在南京大学工作，开始只听说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决定联合翻译出版

一本书叫《拉贝日记》。当时并不知道拉贝是何人，也不知道有《拉贝日记》这回事。”刘海宁说。

他告诉记者，因为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几位德语老师联合组成了一支翻译团队，戮力同心地“啃”下这本书。“任务接下来之后，我们都处在一个‘半封闭’的状态，所有的翻译就住在高楼层宾馆里，隔几天大家才可以回家一趟。我们立马意识到，这个翻译任务很重要，印象非常深刻。”

多人合译还面临着一个风格的问题，刘海宁回忆，当时翻译组按照拉贝日记的日期来分工，而后再由一位翻译出来，和编辑联合进行统校的工作，确保作品的完整统一。

随着翻译的进行、认知的深入，整个团队越来越意识到面前这本《拉贝日记》的分量，刘海宁表示他们的“情绪就开始进去了”，字字泣血的日记有三个地方，最令他意难平：

“首先就是日本侵略者的残暴，如果没有经历过那段时光，没有经历过那个事件，没有阅读过亲身经历的报告的话，可能我们后人都无法想象，南京一共被屠杀了多少人，但这些事件它是怎么发生的？”

“第二就是当时南京人民的无助。当面对强暴，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刺刀子弹，面对飞机投下来的炸弹的时候，南京老百姓非常的无助。也说明当时我们国家处于一种非常贫困，在国际上没有地位的一个状态。”

“第三，我当时翻了以后就非常感慨，面对自己的命运任人宰割的时候，当时能够给中国人、给南京人提供保护的，并不

是南京人自己，并不是中国人自己，而都是外国人。如果看当时在江面上行驶的船只，在空中飞的飞机，在马路上跑的汽车，全都是外国人，全都是外国的军队。”

之后翻译组于南京大屠杀60周年祭前夕，也就是1997年12月，完成了《拉贝日记》首个中文版的出版。

保有对历史的敬畏，二十七年情缘不息

喜读德国文学的人，不少都听过刘海宁的名字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他就翻译了大量的德国书籍。无论是小说，如《夏日谎言》《局部麻醉》《狐狸那时就已经是猎人》《尼采的最后一个梦》，或者是社科类读物，如《男性的失灵》，或者是人物传记，如《萨乐美的一生》《我们可怜的席勒》，还有儿童文学，如《智破盗马案》，不胜枚举。

“比之于中国文学，德国的传统可能更偏重一种哲理文学，特别是20世纪以前，他们更多的经典作品都应当算是哲理文学、哲理作品的范畴。每当拿到一本德国的文学作品，一开始看，你可能感觉可读性不是很强，但是深读下去就会获益，因为这些书对小说情节的组织，对小说人物的表现，皆表达出作者哲学的思考。”

所以，刘海宁很愿意在翻译的过程中，和这些作者一道，去做严肃的思考，“我原来翻译过《尼采的最后一个梦》，还翻译过反映歌德和席勒的作品叫《我们可怜的席勒：还你一个真实的席勒》，从文学作品来讲，我比较满意，因为翻译这些作品在语言和文字上译者有比较大的处理空间。”他坦言，每当翻译完一部文学作品以后，他看到里面有自己有意愿的风格在里面，就会感到满意。

然而无论翻译了多少书，最让刘海宁放不下的，还是27年前的《拉贝日记》。在随后的岁月里，影印版六卷本《拉贝日记》、青少版《拉贝日记》相继面世，这背后都少不了他的身影。“这种和历史相关的书，你永远不可能说达到百分之百的完美，出版社如果再版，我都会再不断地帮修订。”

“每一个版本翻译、修订完之后，我对这本书都有了更全面的了解，也对拉贝本人有了更加完善的认识。而且我更觉得，仅仅做一个翻译还是不够的！”刘海宁告诉记者，这些年，他一直在《拉贝日记》的基础上，做进一步的工作。

“《拉贝日记》不是文学性作品，它是纪实性作品，这里面天然牵涉到很多真实的历史事件。所以我想在后续的工作中，进行一个全面的考证。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来，地名的考证、机构的考证、人名的考证、历史事件的考证。我想，如果把这四个方面的考证全部做出来，就应当是对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，非常全面的反映了。”

刘海宁告诉记者，越是深入，他就越觉得有必要把这工作做下去。“在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常怀着一种敬畏，对历史的责任感，因为我们现在不说的话，过去的时间越长，考证起来就越难。”